Shisho Shūchū.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Chu Hsi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16

https://archive.org/details/shishoshuchu02chuh_0

論語

Rongo

Conversations between Confucius and his disciples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7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PL2703
.C55
v.2

Chu Hsi
Shisho shūchū

# 論語序説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顔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歳、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郷陬邑。為兒嬉戯、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

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下皆爲十二年事。適衛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作顏讎由。適陳過
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
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
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
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
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
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

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絶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絶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

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然無此理。時則有］

接輿之歌。又文子衛時靈公亡。衛孔文子欲

得孔子為政［有魯衛[illegible]答子貢。齊子路[illegible]名之說］而

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

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

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

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

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
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
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
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注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
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
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

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而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可爲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

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　與平聲○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

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

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

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

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

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有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

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

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敎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

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

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illegible]

論語卷之二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
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
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
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
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
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
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
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
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
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
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
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
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為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

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旣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

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

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

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

竈於奧[illegible]或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

是禮也。鄹，側留反。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告，古篤反。去，起呂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

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

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

儉乎。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

使夫子得位設敎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敎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

之得失哉

##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

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唯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去聲○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

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

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

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參，曾子名。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井反○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

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旣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

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器者有用之成材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

賢不足以為輕重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

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

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

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晝寢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聞者皆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

[illegible]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

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鬪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

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

此章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旣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

來也。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

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盍音合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盍何不也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也。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

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

君之度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子曰。雍之言然。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

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

曰。據於己者。不俟簡於冊。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

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之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鯀為父而有禹。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蓋言其久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閒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祕。爲去聲。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

[illegible]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

心。則人欲日消。而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

期然而然矣〇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〇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〇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之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〇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〇以上之上

之上上聲。語，去聲。○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

所後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

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

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

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

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
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
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
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
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
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
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爲
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
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
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
雖博施濟衆。
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三

#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

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子曰甚矣吾衰也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
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
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
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
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
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子曰志於
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
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
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
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
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illegible]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illegible]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illegible]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子在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

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為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

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

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

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遍反。○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

乎。孔子曰知禮。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荅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

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子曰。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子疾

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禱

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肅也。人之

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

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

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

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

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

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

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侗，音通。悾，音空。○侗，無知貌。愿，謹厚也。

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

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

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

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

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

說姑待明日，

便不可也。○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也。○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禹稷契皐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

謂文母。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
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乱。古治
字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
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
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
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
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
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終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

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

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去聲。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

能也。大音泰。與平聲。○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

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

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怳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

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
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
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
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
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
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
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
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
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
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
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
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

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
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
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
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
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時已去
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
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閒如字。○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
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
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
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
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

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
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
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
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
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
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
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
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耳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子欲居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天地
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
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
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
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
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
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
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
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
之辭。○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謝氏
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
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
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子曰。譬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旣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大計反。○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

遥反下同便旁連反○便便辯也宗廟禮法
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
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
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
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此君未視朝
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
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
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
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
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
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
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

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亦占反。○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于逼反。○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

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私覿，愉愉如也。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

綌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觹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

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
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饐飯傷熱
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
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
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
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割肉不方正者
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
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
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
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
嗣量去聲○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
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
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沽

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

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儺，乃多反。○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

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者。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强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大聲悼傷痛聲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行胡浪反樂音洛。○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材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

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喭。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

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所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及而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胡氏曰

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旣非大臣。則從季

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
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曾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

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以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

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

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戒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此章問答
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
學者尤宜深玩○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
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
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
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

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
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
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概語之
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
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
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
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向魋
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
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之再
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
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
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

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

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illegible]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illegible]

駟不及舌 [illegible]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illegible]

[illegible]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illegible]

如之何 [illegible]

有若對曰盍徹乎 [illegible]

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

崇德也。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

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

也。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

弗畔矣夫重出○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

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著聞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
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
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
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
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慝吐得反○胡
氏曰慝之字從
心從匿蓋惡之匿於
心者修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善其切
於為己先
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
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
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
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
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
而懲其忿矣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
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

義而不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樊遲未達。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

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

貫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 論語卷之七

##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朱熹集註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

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

之道。皆當以此爲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稼，種五穀。圃，種蔬菜。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上好禮，則民莫

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
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事
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
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
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
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
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公子荊，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
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
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
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
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
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
其能然乎？○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
年有成。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

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

任也。既非積久，何以能致。○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葉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被其澤則悅。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

之事告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
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
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
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子曰。不得中行而與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
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
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
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
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
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心嘐嘐然

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

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
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
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
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
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
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
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
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
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
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

不殆哉。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〇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〇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

胥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為草稿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概乎其未有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

亂寡之術則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

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

賈名。亦衞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
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
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
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
之之辭。事適其可。
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
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
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
故曰其然豈其
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
名。武仲所封邑
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

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齊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

覇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

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

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夫音扶，下同。○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

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之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

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〇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〇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〇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〇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〇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〇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

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自責以勉人也○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長短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illegible] 可見矣

覺者是賢乎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illegible]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illegible]

禮恭而言直如此 [illegible]

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曰：何

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

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

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

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

則民易使也。易，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
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
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
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
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
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
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
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
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
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

由是出以此事夫豈能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

##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

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眾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

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

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矣。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寗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

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乘殷之輅，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慧私智也。言

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其有所試矣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

乘之。今亡已夫。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偸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

於無過。雖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敎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
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
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
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
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
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然。

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爲季氏聚

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不得不任其責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

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
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
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
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
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遠
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
亦不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
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
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
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

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

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

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

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
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
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
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孔子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
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
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
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侮戲
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
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
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學民斯爲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

閔冉之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矣語蓋古語也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駟四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

有異聞乎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

#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下)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

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之。往也。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夫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

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偏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

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語，去聲。○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

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

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古人鮮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

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之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

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跂而
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戯也。弈圍碁也。已止也
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
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子路曰。君
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
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
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
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
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子貢曰。君子亦有
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窒陟栗反○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去聲孫訐並去聲○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者之患矣。○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焉於虔反三去聲○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〇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〇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從與之與平聲辟辟皆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

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

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
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
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群矣下聖人一等此其
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
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
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
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
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
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
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
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摯適齊。大音泰○大師魯樂
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少師陽。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人。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

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

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

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

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

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

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
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
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
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
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
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
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衛大夫○

朝衞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曰仞不入其門

[illegible]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

云不亦宜乎 [illegible]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 [illegible] 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illegible] 陳子禽謂

[illegible]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推遜其師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貢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

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太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

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

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虐，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此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

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

LIBRARY OF PRINCETON
APR 17 1967
THEOLOGICAL SEMINARY

PL2703
.C55
v.2

PL2703 .C55
Shisho shuchu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Speer Library
1 1012 00074 1407